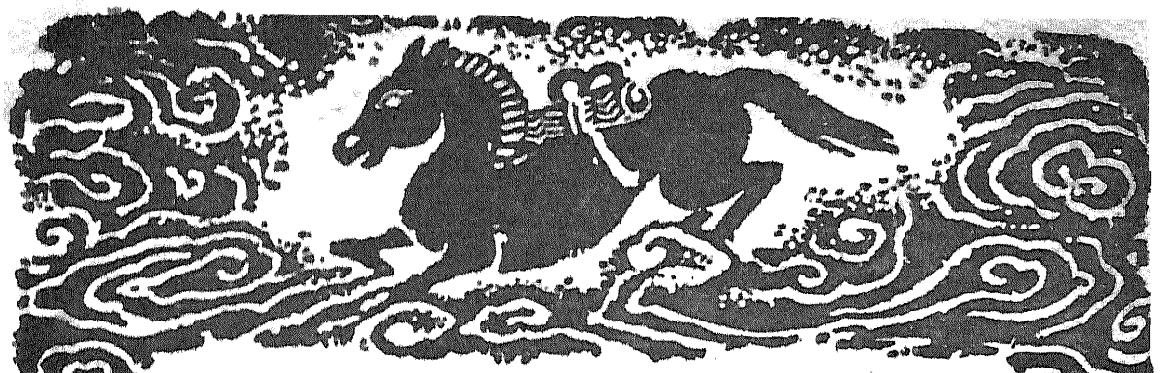
昇庵經說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WD
00110053062 9

升庵經說

楊慎撰

本館據函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按升菴經說千頃堂書目作八卷注云一本作六卷今焦竑刊本作十四卷多至倍餘蓋皆後人抄逸而此獨完善洵足本也先生雄才博雅精於考證爲有明一代之冠余刻諸說郛書遇蜀人尤加意搜羅梓而行之使讀者得以暢視其全知胡應麟詆之正揚爲蚍蜉之撼大樹也童山李調元雨村識

升菴經說卷一

明　成都楊　愼撰

無極以下周易

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元奧。當表出之。然則無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于周子矣。○孫承節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爲墨翟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憒然而嘵譁無已也。方逢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楊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逆知後人之弊乎。

太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義不立。天地人、其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爲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爲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爲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爲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爲言至也。太極者。至之

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莊子之言大塊是已。土塊之塊有限也。無限之塊曰大塊。知此者。知孔子立言之意矣。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強名曰道。蓋大道本不可名。而借道路之道而強名曰道也。引而伸之。亦曰理可理、非常理。強名曰理。蓋至理本不可名。而借木理之理、文理之理、玉理之理、而強名曰理。合而觀之。極可極。非常極。強名曰極也。濂溪周子、恐人滯於形。泥于象。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名。千載而下。未有知其解者也。陸子靜以爲贅。蓋爲味者泥象滯形慮。然不知聖人立言。爲鈎深致遠者設。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若爲味者言。則兩儀四象昭昭矣。太極之言。亦贅也已。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孔子太極二字乃魚筌兔蹄。周子太極圖則繫風捕影。無極二字乃駢拇枝指也。象山之言。不可謂無見。而其與朱子辯。屢千言而不能自發其本旨。亦所謂意圓語澀者與。九原可作。起朱陸於寒泉精舍。而余以此說爲之調停。亦必含笑而息訟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柱之名。屋必有極。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名元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卽太也。而郭象解之曰。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老子之元牝。卽易之太極也。朱子謂元牝者。至妙之牝。非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大極豈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元牝豈有物。謂之曰元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朱子與陸子論太極無極數千言。惜未及此。陸子深於禪老之學。聞此未必不服也。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陰陽

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曰生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陽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生不窮之義焉。匪特此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闢闔而曰闔闢。亦猶歷家朔先於晦。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以此例之。思過半矣。然則商易之首坤。蓋亦有見於此。孔子曰。吾得坤乾焉。有味其言哉。

易逆數

易。逆數也。大傳云。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商易之首卦也。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大傳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猶歷家不曰朔晦而曰晦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嗚呼。元矣。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干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也。連山之易也。初艮。初兌。初坤。初離。初震。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羲皇心易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腳下盤旋。朱子云。非周孔之注。安知羲皇之心乎。陸象山六經注腳及糟粕之說。正出於此。周孔且注腳六經。尚糟粕。況其餘乎。

易卦變

易卦有變。乃九六陰陽二老之交。主占者臨時而言也。至於簡帙之上。成卦之後。豈有某卦自某卦來之說哉。朱儒解彖傳。凡有不通處。卽以卦變言。紛擾甚矣。仙井李舜臣隆山易本傳。謂捨本卦而論他卦。及某卦自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文山進講賁卦剛上文柔一節。亦不取卦變之說。其見卓矣。南溪老儒泉村王拱東、著周易翫辭一書。其論卦變云。竊觀彖傳。如剛柔、下上、往來字樣。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看止是

一箇見在卦體。併無卦變之說也。且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之乾剛來得坎體之中矣。隨、剛來下柔。是上兌四五之剛來下震三二之柔也。噬嗑以震體之二上行離體之五。故曰柔得中上行。賁艮體四五之柔、來離之二以文二初之剛。離體三初之剛、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大畜剛上尚賢。蓋上九以陽居上。六五以柔尊尚之矣。晉柔進上行。蓋坤之體柔上行離體之五矣。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非以外乾之剛來主於內震之初者乎。升、柔以時升。非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者乎。晉、柔進上行。其以坤體之柔可知。暌、柔進上行。其以兌三之柔上行離五之柔可見。蹇之往得中。言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焉。渙剛來不窮。言巽上之剛來主於坎中之二焉。至於鼎柔進上行、其巽下之柔而上行離五之柔也。又豈待言哉。凡此皆本卦見成所具義理。一展卷間。瞭然在目。若卦變。甚覺牽強。恐非聖人作易之本旨也。○此論甚當。其識亦非守殘因陋之瑣儒可及。特爲表之。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韓非引之。朱又自荀注見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改正者乎。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意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卽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鍾也。後作周易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度辭擬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於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茅塞一此。眩惑千古。莫此爲甚。士不知此。何以謂之明經。間欽墨水一石。可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宏肆。愚觀此言。易圖先天始於希夷。而後天續於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哉。

易字說

說文引祕書說云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參同契之說亦與此同羅泌云日月爲易而反正爲勿勿者月彩之散者也故曰散於日下則爲易散於日上爲晷相對爲明對而虧爲昧易者朔也所謂朔易晷者晦也明者望也昧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昧谷明都在東南而朔易二郡俱著於北此皆羅泌之說也愼按昧卽昧字史記昧爽作昧爽莊子云冉求問於仲尼曰昔吾昭然而今昧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且爲不神者求也是昧卽昧之證也古字暘谷作昜谷昧谷作昧谷易取日中於地而月彩沉也後世字從日爲暘是有二日也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爲非杙則可掛於壁易卦豈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爲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爲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爲字也從卜爲義從圭爲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本挂字從手爲義从圭爲聲則圭卽音卦可證矣卦古文圭字

易卦納甲

納甲之說京房易傳有之魏伯陽參同契曰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方東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朋節盡相

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其疏云。震象三日。月出於庚。兌象上弦。月見于丁。乾象望日。月滿於甲。巽象十六日。月虧於辛。艮象下弦。月消于丙。坤象晦日。月沒於乙。此指二八月晝夜均平之時。若以歷法言。則晝夜有長短。若晝短。日沒於申。則月合於申。望於寅矣。若晝長。日沒於戌。則月合於戌。望於辰矣。十二月之中。三日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日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八日二十三日。望晦未必盡在十五三十日也。又虞翻易傳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幕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己。成戊己土位。而象見于中。納甲之說。虞氏比衆同。契爲備。而坎離戊己始有歸著。故祥記之。

秦淮海易解

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

四方

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卦爻名義

易者蜴蜴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卽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雹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象者豸犀之名猶神是矣象亦曰豸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猪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象者取其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其字象窗形今之象眼窗也一窗之孔六十四六窗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與爻者義取與傍通所取與卦者懸有小大也

易重一斤

十黍爲桑十桑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漢志注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於此

經卦別卦

周禮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四古文別字从重八卽今之北字也重八爲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

闕別。

連山歸藏（連一本作厲）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僞作求賞者耳。（隋劉炫嘗僞作連山以取賞。）

古易

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震作濂。小畜作蓄。太畜作奩畜。艮作狠。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諴。坎作埳。讒作湛。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鼎、欽、規夜分五卦。岑嵒、林禍、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易略

王弼易略例云。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此藝圃俊語也。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窟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書殆將廢矣。

厊臂子弓

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孔子。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此子弓即荀子所稱仲尼子弓者。

或以爲仲弓。或以爲朱張。字子弓。皆臆說也。

占法

古之占法。一爻變。以變爻爲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三爻變。以二卦象辭占事之始終。四爻變。以二爻不變占事之始終。全不變。以本卦彖爲主。全變。以變卦彖爲主。

魏鶴山語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元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大虛之實義。數者、大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

雲龍風虎

張璐。從者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地道無成

易文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蓁曰。地道無成。代天有終也。推而言之。亦曰。妻道

無成。代夫有終也。引而伸之。亦曰。臣道無成。代君有終也。然則何以不言子也。曰。子有時而爲父。地無時而爲天也。妻無時而爲夫也。臣無時而爲君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君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訓正也。愼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爲君子謀如是乎。

大貞小貞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君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卽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

桎梏

音質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小爾雅。枷謂之桎。械謂之梏。

包荒用馮河

荒、說文引作㠯。注。水廣也。

其牛掣

掣、說文引作觢。牛一角仰也。

泣血漣如

漣、說文引作濓。

刻其膕

膕、說文引作肘。

先庚三日

庚、說文作庚。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有鄗衍。衍之文亦承需沙爲義也。孟喜易文辭、作需于沙衍。

終朝三拖

鄭康成古本、拖作拖。晁以道云。拖、如拖紳之拖。蓋訟之上九。上剛之極。本以訟而得鞶帶。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拖之。以誇於人。俗諺曰。龍婢作管家。鈐匙不釋手撥刺。是也。本義作奪。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奪解之。可乎。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王用三驅失前禽

比爻辭云云。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爲設教者言。非爲田獵之言也。田獵之禮。即寓兵威。若去者不追。則數年之間王者爲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審如此。則舜征有苗。啓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義矣。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曬麥。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電。亦然。或問東爲陽方。西爲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位正當也

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讀。誤。愼按小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也。位不當也。叶陽

不長也。毛晃之言良信。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苞桑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爲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詩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今按庾開府致仕狀。逾時每勿藥。永日尤繫于苞桑。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爲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箔。王莽之下

白屋一則謙之靡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盱豫

盱、香于切睢盱也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說文云張目也姚作吁引詩吁日始旦

睢

香維切說文云仰目也朱子云上視也

盍簪

盍、胡臘切簪、側林反埤蒼云速也虞翻作哉讚合也本義云聚也从其說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葢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愼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刀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愼又以爲此謀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嗚乎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邪說害人慘於鴻水猛獸信然

賁

字有數音。彼僞反。又甫寄反。飾也。李軌。府盆切。奮也。又音墳。又音斑。章文也。又音賁。人姓。又音渾。陸賁卽陸渾也。音奔。虎賁。

白馬翰如

戶旦切。董黃曰。馬舉頭高昂也。此字多作平音。杜詩。扁舟不獨如張翰。須溪云。翰音側旱始此。不知易爻古音已然。信乎不讀萬卷書不可讀杜詩也。

束帛戔戔

戔、在千切。委積貌。又淺小貌。劉孟陽碑銘。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戔戔。戔合韵音津。

無祇悔

音支。辭也。又之是切。王肅作禔。九家作多。音支。又作鉰。

災害

子夏云。傷害曰災。妖祥曰害。鄭云。異自內生曰害。自外曰祥。害物曰災。〇灾、說文。烖、正字也。灾、或字也。災、籀文也。

蓄畜

蓄、音茲。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畜、音余。又音勗。馬云。田三歲也。董云。悉耨曰畜。

頤音陽

釋名。東北隅爲宧。宧、養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易。頤者養也。亦音陽。

逐逐

子夏作攸。蘇林音迪。與詩滌滌山川音同。荀作悠悠。劉作窱。遠也。說文。窱、式六切。

楊稊柳穗

大過爻辭云。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柳稊。戴德傳云。發孚也。（今按戴傳作矢也。）秀、如苗而不秀之秀。未成穗曰秀。柳亦有穗。唐詩所謂線也。孚、如易卦中孚之孚。毛一本有羽蟲之雛。無毛字。未出卵殼曰孚。牡丹芍藥。其花蓓蕾皆如鳥卵形。柳初發苞。亦如卵形而小。故曰發孚。（今按。卽枯楊生華之華。華元音孚。或作莩。朱子易本義云。稊、根也。榮於下者也。稊、按字書本不訓根。據易爻初爲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又柳之發榮。自末稍始。元作如。）唐詩所謂解凍風來末上青也。不自下而榮。其說戾矣。南沙熊叔仁周易象旨、具此義。余爲衍之。

坎窞

窞、音膽。說文云。坎中又有坎。

徽纆

兩股曰纆。三股曰徽。古者以黑索拘繫罪人。論語所云縲紲也。

曰吳之離

離、叶作羅。周禮注。潞雖作潞羅。

升菴經說卷二

肥遯

子夏曰肥、饒裕也。古文肥作蜚。字或誤作蜚。遂有飛遯之說。淮南子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子夏曰。戰勝故肥。東坡云。王仲至在瘴煙窟中。面如紅玉。非有道者。其能然乎。

晉卦

雜卦傳。晉、晝也。夷、誅也。孫奕云。誅當作昧。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庶得反對之義。昧叶音如暮。按。孫說似矣。而經文不可改也。既改字。又改音。可乎。古誅字亦有之。由切。見韻補。與晝相叶。則晝亦音周。○晝與夜爲界。一日一周也。晉爲晝。則明夷爲暮。知明夷爲誅則晉爲賞也。義亦未嘗不對。○華嚴自責文。不敢違敕。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是其證也。

晉晉躋

孟喜易。晉作齊。陸德明云。齊、子西切。義同。晉躋亦進也。春秋。齊師遷紀邢鄑郠鄑、子移反。文選。弦高犒晉師。注引呂氏春秋。秦將伐鄭。賈人弦高遇之。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侯暆之道也。迷惑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暆、國名也。按。暆鄑同字。從日。傳寫訛也。古但作晉。音子西反。與易春秋合。

邱長春論日不入地

明夷。日入地中明夷。邵子曰。日入地中。搆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邱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于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于天。如何卻沈于地乎。且星隕于地而化爲石。況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日遷移。一歲之中。歷經周徧。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邪。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邪。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折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恰卻好得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之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嘗暫止。北斗斡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拘于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右邱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搆精之說。元儒已譏其褻矣。由是觀之。長春之見卓矣。○明夷于左股。王肅、馬融皆作般般、旋也。日隨天左旋。明夷日入地中之象也。

鼢鼠

鼢鼠貞厲。注以爲貪而畏人。按玉編鼢鼠、頭似兔。尾有毛。黃黑色。按形狀。乃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

之。

失得

孟、馬、鄭、虞、王肅本。失作矢。王云。離爲矢。虞云。矢、古誓字。

箕子之明夷

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訓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愼按漢書儒林傳。孟喜傳于趙。已有此誤。不始於荀氏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王臣蹇蹇

沈存中云。五、王也。二、臣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是王臣蹇蹇也。此說甚異。

以杞包瓜

太元。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於瓜苞。

困上六

上六下應六三。三柔而牽已。行則纏繞。故象困于葛藟。下乘九五。五剛而難成。居則不安。故象困于臲卼。用此二者而不能去。謀全之過也。曰者。自謂也。亦自謀也。心口相語曰。不可動。動且有悔。而不知不動乃

所以有悔。曰動悔者。處困極之時。懲羹而吹韲也。有悔者。失事機之會。噬臍而莫及。故戒之曰。不可以動而生悔。遂窮不知變。物窮必變。困極則通。則吉莫如征也。行而獲吉。故曰吉行。困之爲卦。本以剛掩上无揜我。而又以說履險。故征吉。

穴井

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按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巽乎木而上水

井之彖曰。巽乎木而上水。象曰。木上有水井。坎、水也。巽、木。桔槔也。北方井制如此。四聖皆北方人。取象繫辭。必據其物。朱子生南方。又兵戈隔絕。不見北方井制。書中考見之。不如目睹之眞也。故其解庸多支離。

陰火革澤

澤中有火革。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楚王之萍。防風之骼。肅愼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而後知也。

湯武革命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

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爲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鼎顚趾

鼎卦初六鼎顚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卽足也任初則顚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顚趾利出否謂濁否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爲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釣懸而煮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之說得象意可補易注之缺就是義言則初六沈鼎也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顚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晉石崇以飴浴釜賈勰齊民要術有塗甕法皆古庖人之遺意

億喪貝

震爻辭億喪貝又億無喪有事王柏云億讀爲已伊已億故也吳幼清云億賭錢也引唐詩席上意錢之意以意猜度如漢人射覆之類故云億喪貝又曰億無喪有事其說雖巧恐聖人無教人賭錢之理姑存其說

鴻漸于般

鴻漸于般裴龍駒注云般水涯堆也史漢武紀所引易文今文般作磐水涯堆之訓爲是今易解作大石

鴻固不棲石也。因磐字從石而誤其說耳。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節度

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寸、尺、丈、尋、引也。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中孚

人欲盡浮則中虛。天理充滿則中實。故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中孚、四陽在外而二陰在內。有鳥爪抱子之象。小過、四陰在外而二陽在內。有羽翮飛肉之象。小過次中孚。鳥之卵而翼也。以全卦象言。初、鳥足也。二、鳥翼也。三、四、鳥腹也。五、鳥肩也。上、鳥喙也。故曰有飛鳥之象焉。

吾與爾靡之

靡、音摩。叶其子和之。相觀而善謂之摩。鳴鶴以相和成音。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之易說也。字本音魔。叶韻作摩。不從手。今從糸。靡、牛纏也。取係戀爲義。亦通。但不如摩厲之說爲長。且韻又相宜也。

或鼓或罷

罷、音婆。叶或泣或歌。易林。蹇蹇涉水。深濟請罷。賴幸舟者。濟脫無他。

小過六爻

小過六爻。初與上作一例看。二五作一例看。三四作一例看。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初六羽翼未就。而欲高飛。故凶。
過其祖則有繼世之舉。而過其妣又无上逆之非。是貽厥孫謀之正也。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之中也。何咎之有。不及其君。則不涉犯分之嫌。適遇其臣。則有下順之道。是爲臣不易之證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中也。何咎之有。
小過之時。陰過於陽。陽不能過乎陰也。故九三九四之辭皆曰弗過。九三曰防之。而九四曰遇之。何也。九三在二陰之上。而以剛居正。衆陰之所欲害者也。故當以陽之不能過乎陰而防之。不當以陽之比乎陰而狎之也。九四在二陰之下。而以剛居柔。過乎恭而无咎之道也。故當以陽之不能過乎陰而遇之。（禮之過。）不當用永貞而往厲也。此說以弗過作一句。防之作一句。弗過遇之亦然。又一說以弗過防之作一句。從或戕之作一句。九三弗過防。則從或戕之矣。或、下二陰也。九四弗過遇之。作往利必當戒。而不可用永貞也。
在穴、不飛之羽。不鳴之喙也。
上六。弗遇過之。弗遇者。隔五六而勢絕于陽爻。過之者。處卦終而獵于陽上。弗遇于理而過于勢也。
弗遇過之。則不止于翰音登天。飛鳥離之。又甚于飛而垂翼矣。
凌節踰分曰過。合中得正曰遇。小過六爻。惟六二遇而不過。惟上六過而不遇。蓋小過之時皆過也。于過

之中當求其過也。

夫過者時也。而不可過者道也。過者勢也。而不可過者理也。上六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小人之乘時勢而不顧道理者也。故曰弗過過之。譬如飛鳥不能斂戢羽翼。必致逢觸網羅。故曰飛鳥離之。有踰分凌節之非。犯上逆下順之戒。故曰凶。時之既極。則札瘥夭昏。天之作孽不可逭。勢之既亢。則罟擭陷穽。人之衆怒不可犯。故曰是爲災眚。

飛鳥遺音

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此鳥亦斥鷃之搶榆數尺。鷦鷯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於律。九皐一鳴而聲聞于天也。唐子西詩。二南廢後魯叟筆。七國橫議鄒軻談。何妨于宜上乎。（今按薛氏易學洗心曰。此卦內實外虛。四陰翼二陽。象如飛鳥翰拂空虛。以形軋氣者。遺于下。非若聲之從中出者聞于天也。以象觀之。分宜下矣）

方物

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鄭元注。水火也。至解樂記則曰。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穎達曰。二注不同。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殖生無生。但一物而已。愼按蟲之名方。不見於訓詁。但字書有解穀蟲名蚜蚘。見齊民要術。又張有復古編。蚜蚘古只作子方。是方爲行蟲之原也。鄭之解方爲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温也。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斶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又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晏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李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豫譽同。游其下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也。

魂魄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爲魄。氣爲魂。二者既合。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魂游而爲神。魄散而爲鬼矣。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所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性情也。約情合性爲聖人。載營魄勿滑而魄爲仙人。故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衆人以魄攝魂。聖人

以魂運魄。蓋魄之藏。魂拘之。魂之游。魄囚之。魂晝屬目。魄夜屬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故魂能知來。魄能藏往。

蠱冶通用

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婬。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嬖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幗鮮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可證。傅毅舞賦。貌嫮妙以妖豔兮。紅顏燁其楊華。注。妖蠱淑豔也。或省作蠱。人姓也。詳希姓錄。又三蒼幷干寶易注。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水同志。故冶字从冰。女之豔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利者義之和也

鬻刀貴割。而聲尚和。利刃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尚象。因文立政如此。

圜戶之謂坤

朱子曰。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魏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圜戶之謂坤。卽歸藏。終萬物始萬物。盛乎艮。卽連山也。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朱子本義云。立下疑有闕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鼓舞

鼓之舞之以盡神。樂記云。鼓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故兵以鼓進。蓋號令欲其嚴明。而使人在得其心。此湯武所以重誓言。周公所以有煩誥。而吳起吮卒疽。王翦同卒食。田單激齊人之怒。王霸待壯士之勇也。

舟楫之利

地之勢盡矣。而舟以爲車。楫以爲馬。地之勢雖盡。而人之行也不盡。陸之途窮矣。而川可以涉。水可以浮。陸之途雖窮。而人之行也不窮。此予少時易義中語也。漫記之。其亦曹翰之舊戰袍乎。

俗儒泥古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樂。制法而不制于法。故曰。可道非常道。嗚呼。斯言也。其識時務、達治體之深者乎。後世如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澤麋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傳鷦明之羽。適足增其累而張橫渠必欲行井田。胡致堂必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甚者謂肉刑可用。民兵當立。不祭墓而止祠祭。不設像而止設主。紛紛之議。皆泥古之過也。近日有謂婦女不宜傅粉弓足。酒器不宜廂銀鍍金。及仕甫通顯。素履蕩然。此又詩禮發金椎之塚。猿狖衣周公之服者。尤可惡哉。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泄生。哀心動則淚生。媿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元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大傳。制器尚象。取諸離。取諸益。取諸噬嗑。取諸乾坤。取諸渙。取諸隨。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睽。取諸大壯。取諸大過。取諸夬。凡十三卦。而乾坤合爲一而不分。朱漢上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之大乎。昔人謂禮失求諸野。今獠川苗寨多衣統裳。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宇書作帔裙。解云。南夷關頭衣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牖。此解極爲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於經。妙契超詣有如此。趙子崇爲予言此。惜未見其全也。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固未有所謂行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

也皆因此而援彼也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三過門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未嘗躬稼也潤之以風雨風無潤也暖之以日月日無暖也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牛不可言匹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于九原而語此哉愼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卽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爲羣聖首而易爲五經之源乎

大赤

說卦廣八卦之象爲大赤按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旂名也左傳分康叔以少帛旃爲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

蕡卽華

說卦震爲蕡蕡之爲言布也震於東方爲春草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蕡今文作華蓋花之蒂也詩凡華字皆叶音蕡是其證陸機文賦彼瓊敷與玉藻瓊敷卽瓊華華與藻相對尤可證也

爲宣髮

巽爲宣髮注髮早白也宣轉第三聲同蒜今俗謂少年白髮曰祘髮

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

坎中一畫卽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爲心腎。在坎言心亨。又言心病。於木亦爲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彖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坎爲心。離亦爲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爲耳。離亦爲耳。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象傳云。聰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此非深於易者。孰能知之。

艮三爻。爲薰心。卽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則甚於憂。故爲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卽加憂也。加憂、卽心病也。艮之爲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爲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勉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坎爲耳痛。是經中已著病症矣。竟餌之而良愈。愚謂深明乎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爲醫矣。昔人乃云。注本草誤殺人。而注易誤無害。豈知此理哉。

爲心病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或問。坎爲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孟所謂飢渴害心者也。爲心之茅塞者也。莊所謂萬物鐃心也。爲性之葦萑者也。又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其加憂之說乎。又曰。心欲室無空虛。則婦姑敦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病之說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噫。盡矣。哲矣。

坎爲盜

說卦。坎爲盜。項氏謂月行于夜爲盜象。此言最害義。余弟用敍、少時從魏雪谿講易。至此。魏以項氏之說解之。用敍曰。盜可配月。則天是窩主。星辰皆掮摸矣。其言雖戲。亦有理。今按。坎爲險。爲難。人事之險難莫如寇盜。解曰。致寇至。而文言云。作易者其知盜乎。解下卦爲坎。坎之爲盜象明矣。坎之爲卦。外陰柔而內剛狠。有穿穴踰墻乘墉伏莽之狀也。又況坎爲隱伏。隱伏非盜而何。

爲妾爲羔

說卦。傳。兌爲妾。爲羔。晁景迂曰。羔爲養無家之女行貨炊爨。又賤于妾云。

致飾然後亨

鄭元音亨獻之亨、許兩切。

井道不可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卽井道之革也。

謙輕而豫怠

怠、虞氏本作怡。國語。范蠡曰。得時無怠。時不再來。來音釐。又音台。

天地之道浸

易傳。剛浸而長。陰符。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列子云。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又曰。運轉不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孔子曰。日夜無隙。邱是以徂。素問曰。亢則害。承乃制。近崑山魏子曰。人之苦于寒也。而暴得暑。苦于暑也。而暴得寒。亦豈不快然于心。信爾。造化之元氣索矣。此粗心快于繼者也。惟夫天地密移。續也而人不知。承也而自相制。故能保合太和。此猶用心精而善於繼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說苑。江以遂通故能永。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漸漬故能進。人以涵泳故能豪。亦此理也。

憧憧往來係於金柅

憧、丈家切。京房作僮。又作慞、柅、古文作鈮。

升菴經說卷三

百姓以下尙書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尙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爲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向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爲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爲也。至周人尙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修己以安人。又曰。修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

姓耳。○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爲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爲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邪。予每以古注語人。俗儒愕然曰。先儒那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語以證。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我府爾縣。我尊爾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祈雨迎禱。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爾寺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爲姑。爾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倒。如蔡氏之說。畿內爲百姓。畿外爲黎民。是府縣學文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之分也。達者亦豈不失笑。

郁夷

史記夏紀引禹貢。居郁夷。曰暘谷。郁、音嵎。索隱。史廣異聞。不必皆依尚書。蓋郁夷亦地之別名也。

日中星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愼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爲言正也。正卽正朔也。故春頒春朔。夏頒夏朔。秋頒秋朔。冬頒冬朔。所謂四殷者。卽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旣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急夏芒也。厥民夷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急秋收也。厥民隩者。民敬歲。

入此室處。以辟風寒。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蔡傳但云驗氣之和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歷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觀尙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曰。子於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已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眞。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獨悟於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閈。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爲人之貽笑者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平秩南譌

譌、吾禾切。漢書。以勸南訛。訛又作僞。史記作爲。音同。莊忌哀時命賦。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叶寧圃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

烏獸氄毛

氄、說文引作毸。又作茸、羢、鬅。

鉉

徐鉉。禹父名鯀。當从鰲。今又作鰥、觢。說文。鉉、昆干不可知也。古渾切。

鸏兜

篆文作鳽昅。韓文公詩。鳴弓射鳽昅。

漢書引尙書論語異同

漢書引尙書。放命北族。又無遨逸欲有邦。皆與今文異。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撫也。注。撫、同也。

否德忝帝位

否德忝帝位。注否不通。言否之音義與不相通。非訓否爲不通也。昔年在講筵。有講官面陳云。否是不通的意思。侍臣聽者多掩口。退而戲之曰。不通講官。乃知專經守文之士其誤雖久而驟聞不覺之流猶得其眞也。

納于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淸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於茅山道士之鬬法哉。今按桓子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尙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使處議持平焉。

七政 聖製尙書解

高皇帝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否。侍臣仍以朱熹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不置步覽焉。可狗儒

生腐談、因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改正書傳。會選。劉示天下學子曰。前元科舉。尚書專以蔡沈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蔡氏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若如蔡說。則相協厥居皆付之天。而君但安安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五玉當作五樂

修五禮五玉。班志。五玉作五樂。蓋已有五瑞。卽五玉也。玉當爲樂。注列五樂之目。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林少穎云。宥過誤則無大者。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刑恃故則無小者。大者則刑。小者則不刑。此說極當。

肇十有二州

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始也。前此九州。而今始爲十二州也。不然。則肇字無所屬。至夏還爲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

四岳爲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余深然其說。以漢書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劉珥江泰之曰。五官中郎。未聞五箇四門博士。豈是四人。余曰。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只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陟方

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爲方岳。正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複矣。左思吳都賦。梁岷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以陟方對行宮。蓋以爲天子巡狩事也。亦與國語家語合。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皐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

舜七始詠

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

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脣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卽所謂七始詠。詠卽韻也。汗簡引古七始誤夾始。蓋古文七作泰。泰與夾相近而誤。猶可驗史氏之說爲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於西域胡僧。又可知。予特表出之。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四載

羅泌四載說云。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橇。泥地宜楯。孔安國云。水舟。陸車。泥楯。山樏。而夏本紀云。泥乘橇。山乘檋。橇、尸子作蕝。祖芮切。檋、音鞠。河渠書云。山卽橋。溝洫志云。山卽拘。諸儒皆以檋爲邱遙切。此意言之。音橇爲蕝爾。按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樏。澤乘輴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蕝樏。行沙乘軌。樏與欙同。力追切。楯與輴同。勑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橇非輴也。宜音撮。險所乘者。檋與梮同。卽樏也。當讀如濟漯之漯。其音作橋者。殆梮之轉音。如淳云。橇、以板置泥上通行。檋、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謂木橇形如箕。摘行泥上。諸說不同。如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輴、軌、樏、檋。是曰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右羅氏本說如此。予合前說。再考諸家爲之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樏。行沙乘軌。塗、泥也。楯卽輴也。輤也。檋也。狀如長狀。穿程前後。著兩金而關軸焉。其狀廋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撮卽橇也。如晉人登山屐。今人之腳澁。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毳。下用銕釘之。使不趺。故行險用之。樏卽欙。與周禮輤車同制。如今

之登山轎。以人拽繩爲牽。去聲。周禮所謂輓以任載器也。故登山乘之。軌車最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總名之曰四載云。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眞成、橫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卽伯益。眞成卽直成也。

元首叢脞哉

脞、徐邈讀作瑣。

禹九州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於此矣。揚不言南。青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叛服不常乎。

兩碣石

夾右碣石入于河。右碣石卽河赴海處。在北平郡南二十里。左碣石在高麗。唐書云。碣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于此山。

黼絲

烏管切。說文。山桑有點文者。引詩。其黼其桷。國語。黼弧箕服。孔氏書注。食黼之蜃。絲可以絃琴瑟。黼。史記作會。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厥土赤埴

市力反。土黏曰埴。鄭元音熾。孔頴達曰。埴戠音義同。

塗泥

塗音怕平聲。地泉濕也。東方朔傳。伊優牙老栢塗。解云。塗者。洳漸濘也。可知其音矣。

沱潛

潛、一作灊。江源有鄂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

杶幹桔柏

杶、勅循切。木名。又作櫄。毛詩義疏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幹、柘也。可爲弓幹。桔、古活切。卽檜也。柏葉松身。

箘簵楛

箘、求隕切。韋昭一名聆風。籥、音路。楛、音戶。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尙書注。怪石之貢。以爲奇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人爲品水鬬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爲舜塗廩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禹貢彭蠡

東匯澤爲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近又見邵二泉寶　魏莊渠校　二說。尤足相發明。今錄於此。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濟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浩然一水。難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千張克修云寶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匯澤爲彭蠡。無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疏鑿以前耶。江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爲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

水關之還能瀦而後泄耶。

北江

朱子曰。洪水之患河爲甚。禹親莅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官屬之往者。亦未必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爲其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爲北江。無足怪者。○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於江。兩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荆州言朝宗於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瀆。一瀆也。其二江漢。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也。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於海於江並言入海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於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

中江

吳幼清曰。東匯澤爲彭蠡。舊本誤在導漾條南入于江之下。解說不通。遂至紛紛異論。今正其錯簡。諸儒之疑可釋。而辯亦可息矣。江與彭蠡合流之後。凡千四十里入海。江之入于海也。必曰爲中江何也。蓋禹貢以江漢共爲一瀆。漢分江之半爲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名。漢爲北江。則江當爲南江。然循南江面岷

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爲湖水而言。指以江水行於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爲中江也。○按。此二節簡明可息紛紛之說。與考定武成同功矣。

敷淺原（一本作敷山）

敷淺原、孔安國以爲博陽山。非也。通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驛西數十里有望夫山。蓋望敷淺原耳。猶望江望都之例也。地志以姊望征夫說之。蓋妄臆矣。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爲名。斯得之矣。今崇陽縣西二百二十里有望谿山。峻峭、清流界道如帶。卽所謂敷淺原也。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道菏澤被孟豬

閻駰十三州記曰。不言人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史記夏禹紀、作道菏澤。被明都。索隱。明都、晉孟豬澤。在梁國睢陽縣。周禮又作望諸。

甸慎來賀（注云海東諸夷駒麗扶餘貊貌之屬）

駒麗、卽高句麗也。扶餘、今之福餘。貊、三韓也。貌、音貊。義同。

重光

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日冬至。日月如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漢樂府有日重光、月重

輪、星重輝、海重潤

三朡

地名。今之定陶也。

桑穀共生

穀、音構。木名。皮可爲紙。王羲之傳。寫萬構之皮。是也。共、音拱。

東陵西陵

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洑。地志。卽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爲盜巢云。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教化

材生於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今文作厥道。按古文。衍从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既靜。我衍既平。五子歌以衍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衍。人之鴈行、足行、當作衍。見龜筴傳。

子由論書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者不能爲此言。

傅說

武丁以夢相傅說。事著於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畏。蓋亦意料之言也。（一本無堯民以下二十三字。）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乘駵。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賢者。賢帝舜其恭默之誠而賢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蹊妖。漢文之啓倖矣。鄭人夢鹿而得眞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

者（一本無心誠一句）非天理之公也而尙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傳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辯

濮地（一本地作人）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齒濮爾雅南至于濮鉛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今按哀牢卽永昌濮人今名滿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飾也濮與滿字音相近而訛耳

徙斯訓

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卽叟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斯榆都取大注斯及榆都二國名也徙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楪榆也此斯卽西南夷之徙玉篇作鄋注狄國夏爲防風氏周爲髳漢之賨叟地在蜀之邊今按髳也徙也斯也叟也鄋也賨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非博考何以別而合之

曲直作酸

朱子云今以兩木片相擦則齒酸董鼎駁之曰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乾時壞時亦酸木擦之說恐未然也按其子演疇何嘗以兩木相擦乎

聖

目聲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五福不言貴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雨霽蒙驛克

蒙驛。古文尚書作霧圛。注。地氣上。天氣不下也。一作霿。漢書引易傳。有蜺蒙霧。上下合也。又曰。德不試。空言祿。茲謂主竄臣。天蒙起而白。下相攘善。茲謂盜。明蒙黃濁。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注云。此皆陰雲之類。圛、升雲半有半無也。徐鍇曰。說者曰。氣象絡繹不聯屬也。按。說文引圛升雲半有半無。卽曰驛曰霽之說也。史記龜策傳。所謂雨不雨。霽不霽。與氣絡繹不聯屬之說相符。可驗。又鄭元詩箋。齊子豈弟。作齊子圛圛。其說曰。圛圛與發夕爲對。圛與圛通。半明也。可以互證。○朱子云。卜五、卽龜也。五雨霽、蒙、驛、克也。古用二蓍也。二曰貞、曰悔也。卜法今無傳。今人有五兆卦。將五蓍茅自竹筒中寫出。直向上爲木。橫爲土。向下爲水。斜向外爲火。斜向內爲金。如文帝大橫庚庚。是得土之象。庚庚、是庚庚然豹起。

好風好雨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

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爲哄然一笑。

化洽生民

旅獒傳。明王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洽生民。疏云。化洽生民。化世俗。養下民也。此言生民。與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爲生活民也。如書云。生民保厥居。孝經。生民之本盡矣。則言民生於世。與化洽生民之義異。

惟其敥丹雘

敥、古作斁。斁、古塗字。注。丹邱之山產丹。青邱之山產雘。

顧畏於民嵒

嵒、徐咸切。僭也。孔曰。嵒卽巖也。參差不齊之義。故爲僭也。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爲所。邇言而義遠。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爲所。書曰。王

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

君奭篇首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信緯書如經矣。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豈有武王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泰顛閎夭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三公

古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唐史所云禁聲伴食。宋代所云斂迹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志、曹豨、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三公濫受。莫甚於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而名體有未正者。蓋卿王肅王翟爲之。是以子爲師傅也。董貫爲之。是以厮役爲師傅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襲富平侯及平生不讀半行書者爲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傅。何功可保乎。

又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

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弒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亦竊古義也。

不克見聖

淡所見而甘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陋今。黨往雛來。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庶言同則繹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

君牙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資。禮記注中所引也。鄭元曰。資當爲至。齊魯之語也。祁猶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按鄭元讀惟曰怨爲一句。資冬祁寒爲一句。資與今書文咨異。

伯冏與伯景同

伯冏。說文。冏作㭎。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景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景也。冏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爲善最樂

書云。民訖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

典云。爲善若熟。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椓

丁角反。伏生書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男子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同。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

徐戎並興

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亂。此戎夷。帝王所羈縻。錯居九州之內者。秦始皇逐出之。○此事惟孔安國傳有之。始皇此舉。高於西晉武帝矣。

杜乃擭敔乃穽

擭、捕獸機檻。穽、陷地捕獸。杜、一作敗。敔、乃結反。

斁乃甲胄敽乃干

斁、力彫反。翦也。敽、居表反。治也。

先其祘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祘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祘、古算字。近俗本改祘作算。而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顛倒其字。作先算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祘。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算其

命，也。他如斠若畫一。通鑑改斠作較。不知斠、斟斗斛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離。運籌帷帳通鑑改帳作幄。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爲拙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頁僕窮紙不能數也。

升菴經說卷四

詩小序以下 毛詩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崛強者哉。

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而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辯之詳矣。子見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蒨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籍之子夏。嗚呼。韓公可謂失言矣。孔子親許子夏以可與言詩。子夏猶云不及。其誰宜爲哉。且子頑宣姜中蒨之私生子五人。二爲諸侯。昭昭在人耳目。豈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既取之于國風。而子夏反爲之諱乎。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是爲史官懼人禍天刑之說也。豈齊南晉董之筆乎。韓公而爲此言。亦非韓公矣。必贋以下闕七字

與朱子去序之意脗合。韓公百世山斗。朱子闕三字。爲左袒之助。而朱子著韓文考異。乃以爲非公作。悉刪除之。蓋公論正議不覺其出於一時之筆。而不顧其與已說之背馳也。韓文未刪之本。世多未知。而此說又可爲馬氏復小序之證佐。故詳書之。

關雎之亂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爲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窈窕淑女

字書。窈、深也。窕、極深。窈窕、幽閒之地也。淑、貞靜之德也。鄭元箋。幽閒深宮貞專之善女。正義曰。淑女以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方言云。美心爲窈。美容爲窕。非也。按窈窕訓深宮爲是。深宮之地是幽閒。深宮固門曰幽。內言不出曰閑。窈窕言其居。貞專言其德。今解者混之。遂以窈窕爲德。誤矣。陶泉明歸去來詞。既窈窕以尋壑。魯靈光殿賦。旋室便娟以窈窕。洞房叵窅而幽邃。江賦。幽岫窈窕。孫興公天台賦。幽邃窈窕。封禪記。石辟窈窕。如無道徑。曹攄詩。窈窕山道深。謝靈運詩。窈窕究天人。李顒詩。窈窕尋灣潺。迢遞望巒嶼。諸葛穎詩。窈窕神居遠。蕭條更漏深。喬知之詩。窈窕九重閒。杜詩。窈窕丹青戶扉空。杜牧詩。烟生窈窕深東第。諸窈窕字豈亦謂女德乎。

哀窈窕思賢才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謂中心念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搏黍

搏、音團。黃鳥也。一名黃鸎。一名黃鳽。一名楚雀。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黃栗留。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栗、又作鸝。○熟、北音作平聲。

頰擷

澣、濯衣服也。○擸、諸詮之音而專切。何允、沈重、音而純反。阮孝緒字錄云。煩擸、猶捼挲也。捼、奴禾切。挲、素何切。○捼挲、見上注。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爲求賢器官。似屬于荀旨。朱子直以爲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爲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攜僕望砠。雖曰言之。亦傷於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元黃者。文王之馬也。僕痛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塗。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曾與何仲默說及此。仲默大稱賞。以爲千古之奇。又語予曰。宋人尙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眞是枉事。不若直從毛鄭可也。

愁如調飢

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調音稠。又改字作輖。調飢也。稠飢也。輖飢也。三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離眞。不若朝飢之爲長也。焦氏易林、云。俶如旦飢。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愁焉如朝飢。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委蛇

委蛇、曲貌。毛詩委蛇委蛇。陸農師曰。魚屬連行。蛇屬紆行。委蛇義蓋取此。司馬彪莊子注。委蛇、泥鰌也。管子注。委蛇、澤鬼名。紫衣朱冠。又蛇邱、地名。楚辭。白蜺嬰茀。注。白雲委蛇若蛇。左傳。衡而委蛇必折。史蘇秦傳。委蛇蒲伏。索隱曰。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按漢書郊禮。歌旗委蛇。文選西京賦。聲清暢而蝯蛇。注。聲餘詰曲也。韓詩作逶迤。引石經作邐迤。又作猗陀。韓退之詩。委陀結糾。後漢書邳彤贊。委陀還旅。李鉉字辨作倭迤。皆字異而義同。韻會引而未盡。茲爲廣之。

髮髾

上皮寄反。下徒帝反。少牢謂之纚笄。周禮謂之副編次。○釋文引少牢禮。古者或剔賤者刑人之髮以被婦人之紒。按注文本作被錫。孔穎達讀被錫爲髮髾。髾字又作髢、鬄、鬄。湯帝反。

抱衾與裯

按裯从周得聲。與凋雕蜩同。裯當音條。今關中亦呼褲褶爲條子。裯叶維參與昴。昴、徐邈讀作旄。旄、胡星也。其象如旄。因名。舊叶昴作留。恐非。定命不猶。猶亦叶謠。見檀弓。

江有汜

汜、說文引作洍。徐鉉曰。洍蓋汜之或體也。

嫡媵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

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爲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婚之名。猶喪之賵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於鄄。與執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與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爲同姓至親。可講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詞。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爲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爲從妾乎。此戴埴鼠璞也。余取之。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興十乘。以羽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者。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愼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賈誼新書。此詩說與毛氏異。漢世詩始萌芽。惟尙齊魯二家。韓氏晚出。毛氏最晚。此蓋魯說也。

燕燕于飛參差其羽

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取其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踊躍用兵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兵、逋旁切。始叶。左傳。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易林。从我睢昜。可辟刀兵。與福俱行。有命久長。京房易傳。山見葆江于邑有兵。

何用不臧

郭忠恕曰。不臧卽否臧。

旭日始旦

旭、徐邈讀作暐。

行道遲遲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思致微婉。紫玉歌所謂身違心邇。洛神賦所謂足往神留。皆祖其意。

誰謂荼苦

殷氏詩緝云。詩有三荼。一曰苦荼。誰謂荼苦。董荼如飴。是也。二曰檟草。以爲茶蔘。是也。三曰英荼。有女如荼。是也。周禮司徒有掌荼。常以時聚荼。微野疏材之物。爾雅。價、苦荼。本草。茗、苦荼。

流離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鏡。流離鳥名。少好長醜。蓋毛鄭舊說也。

狐裘蒙戎

蒙戎、徐邈作武邦、而容二切。註。亂貌。陸德明云。徐音是也。左傳讀作尨茸。

邘干同字

出宿于干。今開封有邘溝。韋氏歷紀云。蹇叔處干而干亡。入秦而秦霸。

其虛其邪

邪、音徐。爾雅作徐。說文作郣。思無邪、同。叶思馬斯徂。

愛而不見

愛、揚雄方言注引作薆。其說曰。薆、掩翳也。謂蔽薆也。太元。薈薈之離。中薆薆也。薈如之惡。著不昧也。史淮陰侯傳。草山而望。注。蔽隱也。草薆義同。

龍醜

說文引詩。燕婉之求。得此龍醜。上音去。下音秋。爾雅。龍醜。蟾蜍注云。似蝦蟆。居陸地。與蝦蟆不同。蟾蜍形大。背上多疣磊。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濕處。故詩人以況衛宣公之老而無恥之狀。蓋醜詆之辭也。蝦蟆能跳接百蟲食之。時作呷呷聲。在陂澤間。此爲二物明矣。

實維我儀

儀、音俄。叶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九十其儀叶其猗如之何。太元。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音撱船作蛾。漢隸蓼莪作蓼儀。又見洪适釋隸及周官注。

　　旦也天只

只、讀作聲語聲餘也。字本作㕣。省作只。

　　鬒髮如雲

鬒、說文引作參。參之刃切。稠髮也。鬒音義同。參从人從三。又有㐱字。形相似。㐱音殊。

　　定之方中

注。山川能說。鄭志張逸問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其故事。然述當讀遂事不諫之遂。

　　疊韻

皮日休云。毛詩。鶺鴒在梁。又蟋蟀在東。卽後人疊韻之始。余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炫煥燦爛。張衡西京賦之暱昵蠆芥。上林賦之玢豳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楩柟豫章。則詞人好奇之始耳。○南史有積日失適。亦疊韻。

　　善字訓多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盜賊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

綠竹猗猗

綠竹。韓詩作瀾筑。石經同。瀾、扁筑也。一云卽菉蓓草。郭云。似小梨。赤莖節高。好生道傍。今童子歌謠有雞冠花菉蓓草是也。唐詩名花朵菉蓓。

綠竹青青

青青、讀作菁菁。草木之英曰菁。蓋字作青而音與義則菁也。不然。既云綠矣。又焉得重言青耶。

重較說

衞風淇澳篇曰。猗重較兮。毛萇曰。重較、鄉士之車。孔穎達曰。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周禮輿人云。較、兩輢上出軾者。今之平隔也。詩話云。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較式通高五尺五寸。蓋古人乘車立乘。非如今人之坐也。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列女傳曰。立輲無輟。是其明證。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較在式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輢是兩邊植木。較橫輢上。輢兩而較一。說文。車輢上曲銅也。蓋較在軾上。恐其墜。故以曲銅關之。古謂較爲車耳。古諺云。仕宦不止車生耳。三國志吳童謠云。黃金車。班蘭耳。闓閶門。見天子。符曲銅之說矣。（今按。古今注。重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

考槃在澗

考槃在澗。韓詩作干。薛君注。地下而黃曰干。江南江有吳干。平涼有隴干。（今之靜寧州也。）樂府有長干曲。顏延之

祭屈原文曰身絕郢郢跡偏湘干干與寬叶爲是且澗非考槃之處也一章曰碩人之寬寬以居也二章曰碩人之薖薖居而安也薖說文草也孟子所謂草莽之臣諺云心安茅屋穩也阿卽後世窩字邵子安樂窩義取於此三章曰碩人之軸軸卷而懷之也

碩人之薖

說文薖草也音科俗所謂科座也阿卽窩也言考槃於此山之阿卽我之科座也薖字從草言隱於茅茨草莽而安樂之也

考槃在陸

陸如莊子陸沈之陸軸如軸罷之軸

鱣鮪

陸璣云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遼東人名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

濊濊

呼活反說文曰凝流也水平則流凝杜詩江平不肯流李端詩水深難急流是也李賀詩空山凝雲頹不流

女也不爽

女也不爽爽平聲叶士貳其行又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老子五味令人口爽左傳唐公兩肅爽楚辭厲而

不爽。音俱同。

黍離詩同

黍離之詩。今之詩傳言。大夫行役。初見稷之苗。中見稷之穗。終見稷之實。而閔周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其說本於注疏。注疏謂稷苗六月。穗七月。實八月。如此說詩。比於固哉高叟益甚矣。詩人之所賦。因其苗而及其穗。因其穗而及其實。猶桃夭之詩。因葉以及華。因華以及實也。蓋一時所見。一日所賦。必如其說。始以六月見苗。中以七月見穗。終以八月見實。則是三月之間往返四次矣。若一往一返。則見苗與穗。不見其實矣。比之桃夭之詩。葉時。華時。有實時。亦須一月餘。豈是見葉言葉。見華言華。見實言實。乃是口守桃園老叟耳。○說文云。黍、禾屬。从禾。雨省聲。引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然則又以禾入水三字合而爲黍。既從孔子之言。不當又云雨省聲。許氏之恒病。有極相遠不叶者亦云諧聲。殊爲不通。鄭樵言許氏惟得諧聲一類以成其書。信哉。熟觀說文。自見其誤。○劉瞻曰。思親者我高不分。閔周者禾稷莫辨。蓋心在於憂與哀。而視物之似而誤也。亦通。

嘆其乾矣

嘆、他安切。韓詩作灘。

蓑衣如蓑

爾雅。蓑、麤也。蓑草色如麤也。郭曰。荻初生。色在青白之間。

抑釋捌忌

捌、或作冰、毛氏曰、捌所以覆矢、孔穎達曰、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而義同、服虔曰、冰犢力、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蒼頡篇、冰、矢房、

洵直且侯

侯、音胡、叶羔裘如濡、史記匈奴傳、胡王作侯王、易林、季姬踈跦、望我城隅、終日至莫、不見齊侯、又范子妙才、僇辱傷屑、然後相國、封爲應侯、張衡西京賦、增昭儀于婕妤、賢既公而且侯、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韋叶七虞、呂氏春秋、今侯渠過而弗辭、侯元有胡音、今以喉嚨念胡嚨、可驗、

洵美且都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顏如舜華、可以言美矣、佩玉瓊琚、可以言都矣、蓋冶容豔態、多出於膏腴甲族、蕙醲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嫗、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故曰三代仕宦、方可穿衣喫飯、苟非習慣、則舉止差澀、烏有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譬則士之有所卓立、必籍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領吳宮、釣渭之夫、立之尚父、三年而集周統、豈理之常也哉、

山有扶蘇

扶蘇、木名。徐邈引作搏疋。

褮衣

褮衣、或作絅衣。說文作襐衣。儀禮作纁衣。又作景衣。音義並同。皆嫁時在途之衣也。

聊樂我員

員、古云字。又云于爾輻。又景云維何。秦誓雖則員然。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游。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

零露溥兮

溥、呂忱字林作霩。顏氏糾繆正俗作灪。音上兗切。叶揚清婉兮。陸粲曰。今韻書作上兗切。非。蓋兗字傳寫作袞耳。按。諸韻書不收。當補入之。予綴古音一書。或以今韻反切不同規予者。予曰。既曰古音。豈能悉合今韻乎。況三百篇爲詩之祖。婉字在阮韻。霩字當從之矣。婉、韓詩作醧。

匪東方則明

匪東方則明、明音芒。叶月出之光。又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易天下文明。上叶陽氣潛藏。下叶與時偕行。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白虎通。清明風者。清芒也。荀子。契元王。生昭明。歸藏筮詞。空山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職日月以爲明。

總角丱兮

丱卽礦字。周官有丱人。丱、金未成器也。借作童丱之丱。童未成人。猶礦之未成器。今作卯。非。

栲杻

栲、山樗。杻、檍也。宮中多樹之。取億萬之意。謂之萬年樹。注唐詩者以冬青爲萬年枝。非也。

藃蔓

藃、音能。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蔓。而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瘟。

饛簋

酌以饛簋。饛、數積麻之縷也。越、如越紼之越。言棄其麻縷而往爲淫泆也。商頌。饛假無言。又以饛訓總。

齊子閺閺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鄭元箋曰。豈弟當作閺閺。閺、開也。閺、明也。蓋與旁章發夕爲對。發夕、侵夜而行。閺閺、將明而行也。閺字一作嚈。三蒼解詁云。日明曰嚈。字諟云。雲翟暫見曰曰嚈。古文尚書。雨霽蒙圛克許氏說文。圛、圛、升矣半有半無。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閺澤。文穎曰。閺澤皆樂也。閺音愷澤。據此。閺澤卽閺閺也。字不同爾。今文作豈弟。恐非。焉有淫亂之人而目之爲豈弟乎。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閹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曹繆公學於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

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之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秋所以狄秦者。不爲過也。繼序者乃以爲美秦伯始有車馬。蓋因首云車馬而億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乎。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並坐鼓簧。與三代賡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爲秦。非一日矣。

寺人卽侍人

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宮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

觼軜

音觖納。以白金爲飾。軜繫于車軾前。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

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芷蘭。士兼。庶人芟。兼葭者。士之贄也。

隰有六駁

詩疏云。駁、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駮馬。諺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尙可得駁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

甚似檀。以其班文似馬之駁者。故曰六駁。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爲鋸牙食虎豹之獸。非也。獸非恆止於隰之物。又與鄒章包棣樹檖非類。故知卽梓榆耳。

夏屋

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媲二宋。後掩三洪矣。豈不善爲四六者耶。

辟械

中庸有譬。鄭注考工記。壁前、若今辟械也。分其柄傍之修。以一分爲峻。蓋今辟卽譬也。械、其道也。中央爲柄。峻其柄。所以去水。今按柄者。匠人言柄線。縫人言柄縫。醫家言柄脈。皆訓中也。

儼、韓詩作媞。注。重頤也。言美人豐豔。體外有餘。或訓爲含怒。非。或作僪。又作臗。窩腮斗也。俗云笑。

匪風飄兮

注、言嘌嘌無節度也。廣韻讀如瓢、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世歌曲。皆古鄭衞。泛濫者曰嘌。卽俗嘌院字。

荷弋與祋

祋、說文。殳也。一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入。暫下以驚牛馬。曰祋。祋、丁外切。叶芾。芾、甫未切。

心結於一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愼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於一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韓嬰詩說如此。精矣哉。○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四月秀葽

詩注。物成自秀葽始。○劉向說。苦葽也。徐鉉曰。狗尾草也。爾雅。葽繞棘苑。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

一之日觱發

說文。觱發作潎洌。其字皆從氷。

鷚發

豳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注。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今按觱發指風。是也。栗烈乃氣寒結而爲冰。月令。十一月。水澤腹堅。是也。栗烈字从冰。其義易見。觱發之爲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觱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詩。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雞頭吹觱栗。正謂風吹雞落。其聲似觱栗。與詩意合。觱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林肅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掩卷而坐。猶覺寥寥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觱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涷。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爲時文之祖。信哉。

重穋

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穋又作稑。說文。禾邊作種。是種穋之種。禾邊作穜。是穜植之字。今人混之久矣。

東山詩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服盛也。親結其縭。縭、婦人之韠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卽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於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燭屏縢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爲陽。天之成數。十爲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

陰陽之生成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縭爲帨巾。誤又以親結縭爲母命。雖同是昏禮。而非詩旨。所謂差之毫釐繆之千里矣。

町疃

町疃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曰。町疃、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可笑。蓋因町疃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踐附會之。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解町疃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町疃之地。踐爲鹿場。非謂町疃卽鹿場也。且說文以町疃字載于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从田。若町疃果爲獸踐。則非田之屬也。考之他訓。左傳。町原防。井衍沃。于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皐隄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徧町成篁。注。町、畦畛也。王充論衡。町町如荊軻之廬。石鼓文。原隰既坦。疆理疃疃。召伯敦銘。予既疃商。莊子。舜舉於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疃也。皆說田野。並無鹿跡之說。如豳風以綢繆牖戶形容鳥巢。遂以綢繆爲鳥巢可乎。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爲螢火久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于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爲明貌。而以宵行爲螢火。固哉。其爲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卽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卽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廬有五義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氈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柄、竹欑柲。其音轉作盧。而字作廬云。

烝在桑野

烝在桑野。烝在栗薪。或訓爲衆。或訓爲進。皆不通。當訓爲麻。軍士從征于外。而麻無人收。或在桑野。或在栗薪。此于物理人情最叶。千載之疑。今日始釋然。周公有籲。亦當撫掌矣。○又烝字訓麻。麻烝也。故有薪烝之說。又烝麻稭也。麻稭亦可燒。故以薪烝並言。又訓作進。火氣上行也。又訓衆。言衆多如麻也。詩之天生烝民是也。因前論。故并及之。

升菴經說卷五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於大舜。豈有衰小服虔之說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爲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小已之得失流及於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杜之說。是非判然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同杜說。未當。余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迥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爲表出之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閒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鄂不韡韡一本作常棣之華

不風無切鄭元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足是也不古與柎同又作跗曹憲曰鄂花萼也今作蕚詩疏云

花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自漢以下古說相傳如此。而於兄弟之義尤爲明切。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曰花萼樓。取此也。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背詩義。亦且背字義矣。又按束晳詩。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白華絳趺。在陵之阪。白華元足。在陵之曲。其曰萼、跗、足。皆可證。詩疏意其字作柎。跗趺又作足者。花之足猶人之足也。故唐人亦有紅萼青趺之句。

外禦其務

務、吳才老音蒙。古尚書雨霧蒙之蒙作霧。以下从務也。朱文公不取。然吳亦有據。未可盡廢也。

蒸也無戎

每有良朋。朋音與蓬同。正與戎韻合。沈約在蒸韻。而肱、靖、堋、宏、薨、皆從之。非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易緯河圖數曰。一與六同宗。二與七爲朋。淮南子。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劉楨魯都賦。時謝節移。合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朋與戎宗弓相叶也。毛詩爲詩之韻。亦韻之祖。舍聖經不宗。而守偏方之音。其固甚矣。○戎、而主切。音汝。叶外禦其務。蓋戎汝古人通用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是也。

雨雪載塗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塗、音余。叶華。易林。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柳詩。善幻迷

水火齊譜笑拍塗東門朱屢飯中散蝨空爬

烝然罝罝

王雪山云罝、胡鄒切魚回幹水聲黃東發云雪山博學必有據也

烝然油油

疏油、櫟也今之撩罟也說文油、魚游水貌油、所諫切櫟、一作躒側交切

臺萊

臺、夫須莎草也可爲臺笠都人士曰臺笠緇撮是也○萊、草名今萊州人蒸以爲蔬謂之萊蒸萊州得名亦以此

枸梗

注枳、枸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生子著枝端大數斗甘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詩話云狀似柈棋土人謂柈棋木通作棋本草枳、棋廣韻枳、棋實如珊瑚是白石木之子說文作極字从禾穅極也徐鍇云穅極屈曲不伸之意穅極之果其狀詰屈亦取此爲名○宋王賦枳枸來巢其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

周宣王

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爲甚史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爲三代令主而其末暮與唐之明憲無異證於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

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汲汲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參歸矣。其猶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蓋一章夜未央、二章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宴安漸耽。姜后脫簪之諫。女鳩淫樂之湛。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鶴鳴誨之。白駒、黃鳥、以逮祈父、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幽厲一間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肅肅其羽

字本作翩。所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蹈在腹下。

夜未央

未央。注。未渠央也。渠、音遽。本作詎。詎、豈也。字林。未知之詞也。言未便至夜分也。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愼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

注。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美其和。謂聚而不相觸。按詩詁曰。魚口噞水濈濈然。羊之角多似之。

家父作誦

誦、音松。叶以究王訩。淮南書。赤松子作赤誦子。

寧或滅之

詩。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按韵書引此作威。威、說文作𡦂。上从戠。音悖。二或相倒也。後人以其字難施於俗書。故訛從威。亦如𤔔發之𤔔上亦作戠。不得已而從咸。古篆作𢦚。上從兩或相對。人亦罕識。

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張衡應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夭亦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天夭爲天夭也。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眞。且此此速速天夭連文爲是。不應速速下又特出天夭也。天夭之義自然。天夭之說強勉。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天夭老者居。亦祖張說。

夙夜朝夕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蓋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蜾蠃、蒲蘆也。中原有菽。庶民尙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蜾蠃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爲似續之計也。彼小民微物尙爾。今王有子。不能敎誨之。使之用

善以爲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楊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也。列子曰。純雄其名大腰。純雌其名稚蜂。莊子曰。細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爲純雄。說文以爲無子。殆未可信。況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耳。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鶵青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雎也。中庸曰。政也者。蒲蘆也。即蜾蠃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

歸飛提提

荀子。舜對堯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提。忠信無倦。天下自來。按。提當音時。

不入我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悄焉如擣

擣注一作擣忉怛病也易林所謂冒春也又省作疔。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饛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蒌兮菲兮

蒌菲說文引作婁斐註婁帛國貌。

　　姝彼織女

姝說文引作妓妓、項也支聲仲頭項以望也。

　　啓明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卽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

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誤耳元注二星也

祝祭于祊

祊說文引作鬃門內祭先祖所以傍偟

均均原隰

均均漢碑引周禮註作囷囷按當作囷囷田十有二頃也文選又作原隰畇畇

開天傳信記

姚崇曰大田云秉畀炎火此捕蝗之法也

興雲

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按顏氏家訓引詩亦作有滃淒淒與雲祁祁毛傳云滃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此銘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語本古經

穅鞂

音昧閣毛云茅蒐染草也牋云茅蒐穅鞂聲也正義云齊魯之間言穅鞂聲如茅蒐士冠禮注云穅鞂者温敦而黝垽合韋爲之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以代韠也

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瑉琫而璆珌士瑒琫而瑒珌

珧、蜃甲。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璠。璵。琭璠。璠璵。卽紫磨金也。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璠璵。琭卽今牡蠣。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憂心怲怲

蔦與女蘿。施於松上。平聲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怲與忉同。叶旣見君子。庶幾有臧。蓋丙古與方互音。柄亦作枋。可證。

間關車之舝兮

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如食宜鹽

褒光云。鹽卽飽字。或作醧。飾。

葵

終朝采綠。注。綠、王芻也。爾雅作葖。韓詩作蘵。灌。璞云。似小梨。赤莖。有節。好生道傍。今名鴨腳莎。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詩白華之什云。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傳云。雲亦有露。孔穎達正義云。有雲則無露。無雲則有露。毛言雲

亦有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是亦露之雲也、○有雨雲、有露雲、此節發揮甚新、

緜蠻晛晼

詩、緜蠻黃鳥、韓詩薛君章句云、緜蠻、文貌、又晛晼黃鳥、王雪山云、晛晼、黃鳥之色、二字从目、目視之、知其爲色也、今注皆以爲鳥聲、似不及古注之爲得、

有兎斯首

斯、音鮮、箋云、白也、鮮白之鮮訛爲斯也、孔穎達曰、鮮而變爲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相近、左傳、于思于思、服虔曰、思、頭白貌、思斯字異而音同、

有豕白蹢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瑟彼玉瓚

廣蒼、瑟、作琡、詁云、玉華相帶如琴弦、

自土漆沮

詩曰生民之初自土漆沮齊作自杜漆沮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杜、水名即杜陽也據文義作杜爲長

是類是禡

埤蒼禡、馬上祭也按馬上祭曰禡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軷其字從車也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詒厥孫謀（一本作詒謀未孫）

此謂未能遠謀及孫也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詒謀有未孫與其曰未孫文法當然左傳引詩云叶比其鄰昏姻孔云而申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正文人引經之例陳濟正誤不知此義乃云孫音遜可謂癡人說夢

酌以大斗

斗、酒器也石經作豆象形周禮作豆豎之訛也

芮鞫

公劉詩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鞫、韓詩作隈班孟堅云弦中谷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鞫雍州川也師

古云阮讀與鞠同。

鬾汔期

爾雅。鬾、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詩曰。汔可小康。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曰。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同此也。○今按。鬾、幾、汔、期、近、忌、皆語助辭。詩。往近王舅。近音忌。注。近、辭也。今人不知爲語辭。而以爲辭去。可笑。

卒癉

下民卒癉。韓詩作瘁癉。

無然憲憲

憲憲。注。猶欣欣也。沮渠蒙遜責劉祥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通鑑釋文。華人服飾。研麗自喜。按。研研即憲憲。古今字雖不同。其旨一也。

俾晝作夜

作音即具切。讀如列子以晝足夜之足。謂晝不足。以夜補之也。李善曰。足其不足曰足。足音聚。與足夜義通。

屋漏

詩抑之篇曰。尙不愧於屋漏。鄭箋曰。屋、小帳也。疏引周禮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幬。注云。帷幕以布。幄幬以繒。帷幕是大帳。幄幬爲小帳。禮之用帷幕者。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今按。鄭元解屋爲小帳。蓋以屋爲幄也。史記運籌帷帳之中。或作帷幄。帳與幄、一物也。○幕、卽幕也。易。井收勿幕。吳氏纂言音幕。是也。軍行之制。將於野次設幕。發令犒士臨之。詩人所詠青油幕也。其隱奧深居曰帳。密謀祕議臨之、所謂玉帳虎帳是也。

升菴經說卷六

倉兄塡兮

音愴況。○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

蘊隆蟲蟲

毛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牋曰。隆隆而雷。非雨雷也。

崧嵩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子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大者自名崧。不主中嶽而言。今或以爲崧嵩通用。誤矣。

鉤膺

樊纓也。又作繁纓。

鞹鞟淺幭

鞹、去毛之皮。鞟、軾中也。淺幭、以虎皮覆軾轂。禮記作辟。羔辟、鹿辟、是也。周禮作幎。犬幎、豻幎、是也。

往近王舅

毛萇曰。近、已也。鄭元曰。近、辭也。愼按。近音記。毛注曰已。已亦音記也。鄭音辭者。謂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

鄭說今之解者或不通此義黃東發謂之諸舅猶有南上者謬之甚矣又按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又作已又作惎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近也忌也其也已也惎也皆語助辭也朱公遷又按說文近从辰从丌丌音基楷書作迉與近相似而誤也其說尤究極根源然則不識字者安可解經哉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贈崔靈恩本作增云增益申伯之美孔穎達云贈遺者所以增長于人增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增于義故曰贈增也

天生烝民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於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一本連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爲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爲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稗疏斗粟而米十爲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爲稗稗謂之精糲加於精疏斯稗矣是小人而加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爲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憎悅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古注。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錫福、毛萇以爲文王錫之。鄭元以爲天錫之。朱傳以爲諸侯錫成王以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於事情近之。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斂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唐末藩鎭之強。行辭降。救猶不若是。其委靡也。此無他。義理本明白無二說。朱晦翁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故不自知其說之害理至此也。

殷商衣鄣

殷有天下。又號曰商。詩云。商之子孫。又曰。宜鑒於殷。書云。殪戎殷。又曰。戎商必克。皆互稱也。其並舉。則曰。齊女殷商。又曰。殷商之旅。殷古音篆文反風爲臭。中庸云。壹戎衣。壹卽殪衣卽殷也。與秦誓戎商義同。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依者。殷之胄也。○白虎通。水之爲言隱也。所以隱身也。楚詞。新浴必振衣。與汶塵合韻。杜子美。祉稷一戎衣。詩人趁韻之語。不足據也。字又作鄣。呂氏春秋。湯伐桀。有夏之人民親鄣如夏。字林、玉篇音韋。非也。至于說文及林罕、楊恆、趙古則、戴侗諸書。皆不收。噫。非博考籀篆行草及詩書子集。曷以知殷商衣鄣之異字而同義乎。可與汲古者道。難爲淺中者言也。

夙夜基命宥密

毛萇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止苛刻。靜密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爲宏深。密爲靜密。以字義言之。宥者寬宥也。未聞宥爲宏深也。宏深靜密。旣於基命

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者爲何事。輔廣又改云。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用不徹。不靜。不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大法。易曉易見。冲漠無朕。森羅萬象。是老氏虛無之語。豈可以解詩哉。詩道性情。恐不如是。

潛有多魚

潛、音涔。爾雅。糝謂之涔。韓詩云。潛魚也。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郭璞曰。今之作糁養魚者。聚集柴于水中。魚寒得入其裏藏隱。因捕取之。小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潛。潛、糝也。水中魚舍也。江賦。椿濈爲涔。夾羅衆筌。皆取魚具也。說文。椿、以柴木壅水也。椿、寂見切。亦糝也。糝、潛、涔、潛、古蠶通用。

敦琢其旅

敦、音堆。其敦彼獨宿同。又軍後曰敦。逸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又敦邱。見爾雅。從整敦而欲度高平太山。見賈誼。又音彫。與敦弓既堅同。見廣韻。天子弓也。

應田縣鼓

田當作轉。小鼓在大鼓旁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孔穎達曰。周禮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轉。注云。爲大鼓先引。是古有名轉引導鼓。轉字以東爲聲。聲既轉去。東惟有中在。中字又去其上下。故誤爲田也。○轉音允。

僩革有鶬

僩革、轡也。鶬、以金飾轡。如鶬鳥之形。句法與有鶯其領同。○鶬、今俗轉作戧。唐六典有戧金法。如今之鍍金也。

嫛嫛在疚

其傾切。石經作𡛥𡛥。

莫予荓蜂

毛云。荓蜂、厲曳也。箋云。懲艾也。○厲曳則掣曳。○毋拳、爾雅。言羣小人毋敢我厲曳爲譎詐之行。是自求辛螫也。

荓蜂

詩小弁。莫予荓蜂。荓、音烹。舊音粵。毛傳以爲厲曳。厲、音翅。孫炎作掣曳。謂相掣曳之於惡。說文曰。粵、使也。則荓讀作粵。疑亦可也。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予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賀。元龜象

齒、大略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厥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於征、狄彼東南。不過從薦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于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燕享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坰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頻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頖、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落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止于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祁。於此獻囚獻馘而受蹂貢。此篇與先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宅爲居處之室。魯爲游從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耳。詩言翩彼飛鴞。集於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泮爲地名。與楚之洛宮、晉屬新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倫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

解泮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圓水載堣鼠璞之言如此。其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爲說者。曰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既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盧溝、城楚邱、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秋豈容不書哉。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桓衛靈之流。烏得爲賢哉。蓋頌乃臣子頌禱之辭。例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夫人會齊侯於卞。其女季姬始遇鄫子於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而公不恥。終歸于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嗣與有駉猶以爲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爲美也。

又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廱。解云。廱、壅也。廱、天子享宴辟廱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大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卽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朱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簫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而已且靈臺之詩敍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之胡爲勦入學敍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篇之證耳來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之言學乎見合而說文魯詩解藏垣之論皆可迎刃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大王剪商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哲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荊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翩也。蓋謂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剪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大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剪之爲戩。則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剪。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

荊舒是懲

舒、史記建元侯表作荼。古文荼、舒、假借字。禮玉藻。諸侯荼前詘後。考工記弓人。斲弓必荼。尚書大傳。厥咎荼。厥罰恆奧。荼皆作舒。

元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娀、音松。浴于元邱之水。睇元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卽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卽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史記云。元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元鳥之詩何解也。曰元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元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簡狄以元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於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也。商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笑之。而不疑元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元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禱之時、故言天命元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書（國）信史記之訛耳。

發音施

荀子引詩。武王載發。白旄黃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注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爲施。施、敬遏、止也。湯建施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如火之烈而莫能止之也。

松柏丸丸

長笛賦。丸梗雕琢。注引韓詩。松柏丸丸。薛君曰。丸、取也。余按山經。鳳卵作鳳丸。又作鳳鑾。則丸、鑾也。鑾、削

也。今稱木工曰雕欒匠。可證。然則丸乃欒削之而成丸也。今詩傳解丸丸爲直。恐非。愚意丸丸是言樹之團圞如車蓋也。亦備一說。

說文字與詩異

陟彼砠矣。說文。砠作礒。桃之夭夭。作媄媄。靜女其姝。姝作娛。葛藟縈之。縈作縈。有饛簋飧。饛作餗。盧令令。令作玲。室人交徧摧我。摧作催。憂心炎炎。炎作燄。注小熱也。厭厭夜飲。厭作愶。憬彼淮夷。憬作獲。斧以斯之。斯作析。營營青蠅。止于樊。樊作樊。湊與洧。湊作溱。鴥彼晨風。晨作鷐。安得諼草。諼作藼。見此粲者。粲作孅。信誓旦旦。旦作悬。昊天曰明。昊作昦。从奔从天非。相時儉民。儉作撿。佌佌彼有屋。佌作傞。註。小也。菁菁者莪。菁、三蒼又引作葰。

升菴經說卷七

春秋例以下春秋左傳　附公穀

杜預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於不通。則又云變例。以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譬之術士推算星命者。立印綬格、財官格、雜氣格。或格所不能該者。則曰不合格。豈造化先立此格而後生人乎。春秋之所謂例。何以異此。

班彪說春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彪之說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則許世子止弒其君。趙盾弒其君。莒人滅鄫之類。三傳皆不足信。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弒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

吾以其近而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也。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於隱與。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後。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弒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克段于鄢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鄢。趙匡曰。鄢、當作鄧。鄧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鄧劉蔿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鄢字。杜注曰。今潁川鄢陵。誤甚矣。按從京至鄧非遠。又是鄭地。段所以有兵衆。故曰克。若遠走至鄢陵。已出境。即無復兵衆。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鄧出奔共。即自鄧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已南行至鄢陵。即不當奔共也。鄭知元切韻云。帝虎亥豕。烏焉互舛。正指此條。

有年不爲災

說文、蜚、負蠜也。文沸切。本草謂之蜚蠊。亦謂之蜚蠊。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蛭尾。行水則竭。行艸則枯。

柳子六逆論

柳子厚駁春秋左傳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夫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治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人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柳子此言是矣。然未究其事與時矣。蓋衞將立州吁。而州吁乃賤嬖之子。賤妨貴之一言。專指州吁。此事之不同也。若遠間親。新間舊。則周之用人尙親親。先宗盟而後異姓。魯之大聖如孔子。亞聖如顏回。固不得先三桓。此時之不同也。石碏之言未失也。嗚呼。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此周公所以思成湯之立賢無方。而猷劻版築魚鹽之事。孟子特稱之。以爲千古之希遇也。然則光武之禮子陵。昭烈之顧孔明。謂非三代明良之盛事乎。

獬羊肩

獬、奴侯切。人名。石碏之宰。殺石厚者。

命子

命名也。左傳。異哉君之名子也。又令名之大。以从盈數。史記皆作命。古命名同音也。又孟子。命世之才。名世之才也。易。終有譽命。譽名也。殺人亡命。亡匿姓名也。太元。勞有恩勤有情也。羈角之。吾不得命也。古樂府。雙燕初命子。謂燕語哺子。如人之名子也。

謂其不疾癕蠡也

癕蠡、祭之牲特病也。癕、七禾反。小腫也。或作痤。蠡、力果反。春秋正皮肥也。又作臝。說文同。

屝屨

屝、符非切。方言曰。屝、麤屨也。絲作之。曰屨。麻作之。曰屝。不借麤者謂之屝。喪服傳曰。疏屨者。蘆蒯之菲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衞侯晉卒桓公十二年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杜預曰。再書丙戌。國史成文也。胡安定曰。美文也。鄭漁仲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中則前子。楊愼曰。一日而再舉者。非兩之也。同日異地也。曷言乎同日異地。盟地乎武父再書丙戌。非後中則前子。楊愼曰。一日而再舉者。非兩之也。同日異地也。曷言乎同日異地。盟地乎武父赴地乎魯都。故再日之也。若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衞侯晉卒。嫌於同地矣。曷謂嫌乎同地。後人習其讀而失其傳。將曰衞侯卒乎盟地云爾。是故謹而再日之。故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日盟者。即而日。日赴者。追而日。國史之體也。故曰。國史成文也。文有兩而非美者。雖春秋之謹嚴。不得而損也。穀梁解也婉。杜預解也深。咸知其解也。安定曰。美蠡或之。漁仲直改焉。則妄矣。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莊公七年

此記星出之遲也。○杜預曰。辛卯、夏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恆星不見。○孔穎達云。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愼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爲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云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恆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於是爲不可及矣。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穀梁作昔恆星不見。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昔、初夜也。夜、中夜也。昔何以謂之初夜。昔之爲字。从日从𣅀。𣅀音殘。日殘爲昔也。昔又與夕通。夕之爲字。从月半見。日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

輜中

丑父寢於輜中。注。輜、士之車也。仕板反。周禮。士乘棧車。爲其無革鞔。不堅易壞。棧與輜同。

豕人立而啼

啼、管子作諦。荀子。哭泣諦號。古啼字也。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榛。說文引作秦。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莊公二十五年）

傳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爲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災。人力

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災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

包茅

爾貢包茅不入。包茅山在麻陽。茅生脊。孟康曰靈茅。楊雄曰。瑤茅三脊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此莫。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猺人以祉前者爲佳。名鴉銜草。

問諸水濱

左傳。屈完對管仲云。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曰。當時漢水未屬楚。李善夷曰。杜之注其爲謬哉。且楚實殷之始封。楚菁縣瀨鄉在漢水東北。則漢水於西周之際豈未屬楚乎。又詩云。蠢伐荆楚。采入其阻。鄭注云。采入方城之阻也。方城在今漢水北。豈昭王時未屬楚乎、屈完以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於水濱。而人莫之知也。漢水實屬楚也久矣。

天札

札、側八反。又音截。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雪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廣莫

左傳。狄之廣莫。于音爲都。杜預注。廣、音曠與曠同。廣莫、猶言曠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此。

簞知龜長

杜預注曰。筮、數。龜、象。長數短。此舊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而不敢規之。愼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卽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繆類多如此。

古人不厭複字

左傳。十年尙猶有臭。正義云。猶則尙之義。重言之耳。書云。弗遑暇食。遑卽暇也。漢書。尙猶頗有存者。

輕音磬

左傳輕字多作去聲讀。試略舉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又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又曰。吳王勇而輕。又曰。吳輕而遠。不久歸矣。又曰。夷德輕。不忍久也。又曰。將爲輕車千乘。注皆音磬。孟子曰。輕身以先於匹夫。此尤明白可證之文也。

輕字義

輕、韻會云。牽正切。疾也。左傳。輕而不整。又輕則寡謀。注。不持重也。唐書。淮西賊將陳光治勇而輕。好自出戰。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政反。漢書。發輕騎夜追之。又度暮輕留。及輕車將軍。又敍傳。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訞輕。輕字皆音磬。今俗語謂單身曰輕身。

脣齒

脣亡齒寒。蓋古諺也。戰國策作脣揭齒寒。揭與寒叶韻。揭叶音掀。

九國

公羊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邱之會惟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眞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伏於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

荀息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捄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晉於是乎作爰田

爰田、國語作轅。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袁。許愼曰。袁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

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女承匡亦無貺也

伯姬之繇云云。貺、平聲。叶亦無盰也。屈原九章。荼薺不同畝兮。蘭芷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絕世而自貺。

姪從其姑

穀梁傳。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注。姪、音迭。娣、音第。姪之爲言迭也。娣之爲言第遞。作也。更迭次第御於君也。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同姓媵之。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後世目兄弟之子爲姪。夫男子而字從女。六書之義舛矣。又變迭之音而爲直。何啻千里。○又按。于令升左傳注云。姪娣者。同姓媵女之稱也。兄之女來媵曰姪。妹來媵曰娣。若兄之女不媵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姪。妹不從媵者。但曰妹。而不曰娣。古人之正名審稱如此。由此論之。姪之字不惟不可加於男。亦不可混稱於兄之女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僖十五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愼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爲之說。於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僞

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爲陣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理者也。

隕石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辯。宋萬孝恭辯之云。梁山沙篴亦無知之物。胡爲而不日。鼃與蜮亦微有知之物。胡爲而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擬人作夢。孝恭又擬人解夢也。

公子賦河水

秦伯將納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左傳無注。國語韋昭曰。河水當爲沔水。字之誤也。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言已應國當朝事秦。此最有理。

孟明

孟明始爲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彭衙。幸晉師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哀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贊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強。形勝最險。雄心於戈矛戰鬬。技養於射獵獶騎。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單陶有後

左傳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皐陶眞不祀而莒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元賦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卽皐陶子也以是參考之皐陶何嘗無後乎今按史記禹本紀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封皐陶之後於英六而後舉益授之政又按朱子注舜有臣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尋斧

庇焉而縱尋斧焉一本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文集引此云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庇焉而縱尋斧焉以斯之可乎

寮爲小窗

同官爲寮文選注寮小窗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似孫號疎寮謝伋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漢在斜樓皆指窗也古人謂同官爲寮指其齋署同窗爲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之同窗也

兩甄

將獵爲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說桓元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曾攻陷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既而兩甄皆敗訪選銳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裴邃壽陽之戰爲四甄以待之挑戰僞退四甄競發魏師

大敗。書傳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爲字。不知於軍何當也。甄音陣。古作陳。甄自平聲轉入去聲也。楊正衡曰。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陣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於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杜預注。將獵張兩甄。蓋晉以左右翼爲左右甄。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然左傳他篇有中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疆場

疆場、之地。一彼一此。場、注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也。唐高適詩。許國從來徹廟堂。年年不得在疆場。又讀爲平音。可謂不識字矣。駱賓王詩亦作場。皆誤甚。豈可謂唐人便不敢議乎。

負茲

諸侯疾稱負茲。茲、草也。猶言負薪。言有疾不能負草也。又云布茲。注云。茲、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病而坐席伏簀也。予觀荀子正論篇云。琅玕龍茲。華琚以爲質。注。龍茲、卽今之龍須席。或曰。茲與菑同。徐廣。茲者籍席之名。列女傳。琅玕龍疏。疑龍疏卽龍茲。隋書。煬帝欲誇示諸番酋長以中國之華盛。賣菜者亦籍以龍須席。注。龍須草織成席也。淮上安慶府居人多能織龍須席。史記索隱。茲、公明草也。龍須草又有此名。亦奇。

踊爲文公諱也

踊、豫也。齊人言踊。若關西言渾也。

盟于犀邱

犀邱。左作鄑邱。穀作師邱。石經作薛邱。

跂閭而語

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跂閭。

斐我小君定弋

左作定姒。杞國女弋、莒女詩美孟弋矣。